

# 哀歌集·黑海书简·伊比斯

[古罗马] 奥维德 著

李永毅 译注



哀歌集·黑海书简·伊比斯

P. OVIDII NASONIS  
TRISTIA,  
EX PONTO,  
ET IBIS

[古罗马] 奥维德 ————— 著

李永毅 ————— 译注

---

(京)新登字083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哀歌集·黑海书简·伊比斯:拉丁语、汉语/(古罗马)奥维德著;李永毅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153-5430-9

I. ①哀… II. ①奥… ②李… III. ①古典诗歌—诗集—古罗马—拉丁语、汉语 IV. ①I546.22

---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85446号

---

责任编辑:杜海燕

书籍设计:瞿中华

---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电子邮件:shishuiye@sina.com

编辑部电话:(010)57350503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54.25

字数:640千字

版次:2018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次:201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45.00元

---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

引言

PROLEGOMENA



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公元前 43—公元 17）是古罗马文学黄金时代的最后一位大诗人和集大成者，与维吉尔、贺拉斯、卢克莱修和卡图卢斯同为古罗马诗歌的杰出代表，在中世纪，他在诗人中的地位仅次于维吉尔，到了文艺复兴之后他甚至有取代维吉尔的趋势。两千年来，奥维德的作品始终是西方文学正典的核心部分，直到今天他在世界文学中仍有广泛的影响力。研究奥维德对于理解古罗马诗歌、文艺复兴诗歌乃至整部欧美诗歌史都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更具纯正古典特征的维吉尔等人，奥维德的诗歌更加复杂，与奥古斯都时期的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关系更加微妙，所体现的诗学和文化观念更加丰富，所以尤其值得深入挖掘。

按照古典学者哈尔迪的说法，奥维德堪称“西方整个古典时代最重要的诗人”，虽然论名气和水平，希腊的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罗马的维吉尔、贺拉斯等人都不在他之下，但论对欧美文学实际影响的广度、深度和持久度，奥维德是无与伦比的。在近代的神话研究学兴起之前，他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几乎是后世了解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唯一权威，《岁时记》（*Fasti*）是古罗马历法文化的指南，他的爱情哀歌集古罗马爱情哀歌的大成，是文艺复兴以来众多爱情诗人效法的对象。就史诗而言，《变形记》为后世诗人如何摆脱荷马、维吉尔等人的经典史诗的重负展示了结构、技法、策略的多种可能性。《女

杰书筒》(Heroides)对欧美书信体虚构文学影响巨大,《黑海书筒》(Epistulae ex Ponto)、《哀歌集》(Tristia)等作品成了后世流放文学的原型。奥维德的精致措辞受到古典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者的推崇,他的游戏性、颠覆性又受到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的热捧。在文学之外,他对西方艺术的发展亦有重大影响,为无数绘画作品提供了素材,古希腊罗马神话通过他的作品的传播,渗透到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今日西方的语言样态和思维习惯。

## 生平与作品

我们从奥维德的自传诗(Tristia 4.10)得知,他出生在公元前43年3月20日,比上一代大诗人维吉尔和贺拉斯分别小二十七岁和二十二岁。此前一年,恺撒遇刺身亡,标志着罗马共和国进入了最后的挣扎期。公元前31年,屋大维决定性地战胜安东尼之时,奥维德还是十二岁的孩子。因此,他人生的黄金时期基本上与屋大维统治下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时期重合,这也决定了他没有经历过共和国晚期血腥内战的贺拉斯那样的复杂心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仅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也甚少直接关注政治。他的出身和卡图卢斯一样优越,虽非贵族,但也是显赫的骑士阶层。和获释奴隶之子贺拉斯需要力争上游不同,奥维德引以为豪的是,他的骑士身份可以往前追溯到很多代,绝非靠钱财换来的“伪骑士”。所以,从他出生起,父亲就为他设计了骑士阶层典型的人生道路,先向罗马的名师学习雄辩术,然后靠口才从政。虽然奥维德天生的兴趣不在此,而且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无论写什么,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诗,他最开始还是听从功利的父亲的意见,朝着进入元老院的目标步步前进。他年纪轻轻就进入了百人团

(centumviri, 协助司法官处理公民之间的财产纠纷的机构)和监督刑狱的三人团(triumviri capitales), 在眼看就能获得财务官(quaestor)职位从而进入元老院(也意味着晋升贵族)的时候, 他放弃了政治生涯, 专心做一位诗人。

奥维德的家乡是离罗马约 140 公里的苏尔摩(Sulmo), 很小父亲就携全家来到罗马, 让他和哥哥接受最好的教育。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奥古斯都诗歌的全盛期。不必提史诗和田园诗的巨擘维吉尔、抒情诗和讽刺诗的天才贺拉斯, 单就他钟情的爱情哀歌而言, 就有加卢斯、提布卢斯和普洛佩提乌斯这些足以傲视后世的一流诗人。奥维德在回忆中提到名字的还有史诗作家瓦里乌斯、马凯尔、庞提库, 悲剧作家图拉尼乌斯, 喜剧作家梅里苏斯, 以及马尔苏斯、拉比里乌斯、裴多、加茹斯、塞维鲁斯、蒙塔努斯、卡梅里努斯等一长串名字。虽然作为古罗马诗歌黄金时代的迟到者, 奥维德登上诗坛时, 罗马文学的几乎每个领域都已有独擅胜场的人, 缪斯对他却分外垂青。二十岁左右, 他已经成为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如同屋大维的权臣麦凯纳斯成就了贺拉斯, 集将军、政客和文人于一身的梅萨拉(Messalla Corvinus)也充当了奥维德的文学恩主。

奥维德早期诗作的发表时间无法精确知悉。他最早结集发表的作品可能是五部《情诗集》(Amores), 大约作于公元前 25—公元前 21 年之间, 最初分成五部发表, 公元前 12—公元前 7 年之间重新发表时编辑为三部。这些情爱诗的对象是一位化名科琳娜(Corinna)的女人。奥维德后来不无得意地回忆, 这些哀歌体的诗作立刻“轰动了京城”。在两版《情诗集》之间, 他创作了悲剧《美狄亚》(Medea), 在古典时代曾获得盛赞, 可惜已经失传。接下来的第一部《女杰书简》展现了奥维德惊人的心理洞察力和艺术想象力, 一位男诗人以女性的口吻细致入微地表达了古希腊神话故事中十五位女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该书

大约发表于公元前15年，公元前2—公元2年之间，奥维德发表了第二部《女杰书简》，这次他选择了古希腊传说中的三对情侣，让每对情侣互相写信。虽然此前贺拉斯的书信体诗歌已经取得极高的成就，但与那些应景式、说教式的书信不同，《女杰书简》是高度戏剧化、虚构化的书信，所以奥维德认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体裁。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发表了《女人面妆》（*Medicamina Faciei Femineae*）、三部《爱的艺术》（*Ars amatoria*）和《爱的药方》（*Remedia amoris*）。这些作品都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说教诗传统，但却戏仿这种传统，充满了奥维德特有的戏谑与幽默，诗中寻欢作乐的偷情场面无疑让屋大维统治下的罗马既觉刺激，也深感震撼。然而，它们并非奥维德真实生活的反映。虽然在作品中一副轻浮放纵的花花公子形象，奥维德却是古罗马主要诗人中唯一走入婚姻殿堂的诗人，而且并无丑闻缠身。他曾有三段婚姻，前两段都很短暂，第三位妻子与他相伴几十年，同甘共苦，两人有很深的感情。

与此同时，在艺术雄心的驱动下，奥维德已经在创作两部长诗。一部是以古罗马历法文化和宗教传统为基础的《岁时记》，一部是集古希腊罗马神话诗歌之大成的《变形记》。眼看他就要平静地迎来老年，并确保自己不朽的文学地位，灾难却突然降临了。公元8年，皇帝屋大维决定，将奥维德放逐到黑海之滨的托密斯（今天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在当时托密斯位于罗马帝国的边缘，是蛮族和帝国的交界地带，所以放逐托密斯是一个可怕的惩罚。奥维德于当年12月被迫离开罗马，次年春夏之交到达放逐地。他原本以为，通过妻子（与皇族女性成员关系密切）和朋友（其中不乏高官）的游说，自己能够最终返回罗马，至少能改判到离罗马更近的地方，然而他的希望被一次次击碎，最终在托密斯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八年，于公元17年（一说18年）病逝。但置身异域，



他并未搁笔。公元9—12年之间，他创作并发表了五部《哀歌集》和长诗《伊比斯》（*Ibis*），公元13年发表了《黑海书简》的前三部，第四部在他死后才发表。或许在罗马之时，奥维德从未梦想过，自己会写出这样的作品，但这些诗歌却为他塑造了“情爱游戏者”之外的另一个形象——放逐者。他的放逐诗歌影响深远，从古罗马的塞涅卡、中世纪的但丁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曼德尔施塔姆、布罗茨基等人。

奥维德为古罗马诗歌乃至世界文学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从技巧上说，他将拉丁语与希腊的长短格诗律完美地融合起来，将六音步史诗体（《变形记》的格律）和哀歌双行体（其他所有作品的格律）发展成两种成熟完美、适应各种题材和体裁的诗歌形式。他的诗句以轻快、流畅和平衡著称，这种行云流水般的优雅风格掩饰了他惨淡经营的艺术。他将感觉真实转化为语言真实的高超才华让20世纪知音、诺贝尔桂冠诗人布罗茨基由衷赞叹，他称奥维德《变形记》中那喀索斯和厄科的场景描绘（*Metamorphoses* 3.339-401）几乎实现了画面和声音、意义和语言的彻底合一，差点让此后两千年间的诗人“全都失业”。在古典诗人中，奥维德的创造力也无与伦比，他总能通过逼真传神的细节，将一个想法、一个情境用到极致。虽然他诙谐的修辞天分常给人狡黠甚至轻浮的感觉，似乎缺乏深沉的情感和宗教的虔诚，但他描摹世界尤其是描摹想象的能力恐怕在任何时代都罕有对手。

奥维德最大的优点或许是他对艺术的诚实，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他在《女杰书简》中的做法与维吉尔形成了鲜明对照。他没有被任何政治考量迷住双眼，而是在忠实于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艺术想象。在维吉尔版本的迦太基女王狄多和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的爱情故事中，埃涅阿斯抛弃狄多是因为“听从他神祇母亲的召唤”，听从到意大利重新建国的天命，按照罗马帝国的政治标准，这是完全正确的。相

比之下，奥维德的版本远更可信。他笔下的狄多断言，埃涅阿斯如此急于离开她和迦太基是因为狄多怀上了他的孩子。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她才决定自杀，因为她的名声被败坏了，她毕竟是一位女王。如果说这样的想象只是符合人性常理和当时的社会环境，那么堪称离经叛道的是，奥维德甚至让他的狄多发出疑问，质疑维纳斯是否的确是埃涅阿斯的母亲，因为她是爱情之神，而用离去来表露情感实在是太古怪了。埃涅阿斯是罗马人公认的祖先，屋大维所在的尤利亚家族也声称，他们是埃涅阿斯之子尤卢斯的后代，奥维德公然挑战埃涅阿斯的神族背景，也是对当时罗马皇族的大不敬。但他遵从的不是政治逻辑，而是艺术逻辑，而他这里的艺术逻辑的确难以辩驳。

这个艺术上的优点在奥古斯都晚期的罗马帝国却是致命的政治缺陷。要理解奥维德为何被放逐，放逐之后为何一直不能获赦免，我们需要先关注一下这个时期的罗马政局，尤其是在政局影响下皇室政治的诡谲情势。

## 帝国政治与奥维德的“罪”

贺拉斯的四部《颂诗集》见证了屋大维登上权力和声望顶峰的过程，到了奥维德创作《爱的艺术》的时期，这位罗马皇帝的统治已经危机四伏，不安全感时时萦绕着他。

首先，是他整肃道德的立法努力受挫。公元前18年，在屋大维的努力下，罗马元老院通过了鼓励生育的《关于各阶层婚姻之尤利亚法》，然而在拥有巨大地产的罗马人看来，增加子女、扩大家庭规模无非是增加生活成本，对此颇有非议。在持续的抗议下，公元9年，屋大维被迫用一个软弱得多的法律替换了原来的《尤利亚法》。在此之前，罗马的骑士阶层曾多次示威（甚至当着皇帝的面）。其次，“罗马和平”已经

受到威胁。公元6—9年东北疆的伊利里亚大叛乱已经让罗马陷入兵源荒和征兵危机，帝国在北疆的扩张也频频遭到重创，公元9年瓦卢斯率领的罗马军团在条顿森林被日耳曼军队屠戮，全军覆没，尤其震动了罗马。为了吸引人们参军，屋大维不得不屡次提高士兵待遇，为此他频繁提高税率，引发了贵族和骑士阶层的不满。这段时间罗马还发生了大饥荒，社会秩序动荡，刺杀屋大维和挟持皇族的阴谋也多次被发现。

然而，最让屋大维忧心的还是皇室内部事务。公元前17年，他曾让元老院通过《关于遏制通奸之尤利亚法》，却没有想到两位皇族女性、他自己的骨肉后来都成了这部法律的牺牲品。公元前2年，他以通奸的罪名逮捕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大尤利娅，又不忍判她死刑，只好终生流放她。大尤利娅是屋大维和第二任妻子斯科利波尼娅的女儿。她一直是皇室政治的玩物，两岁时与安东尼的儿子订婚（因为内战未成），十四岁时嫁给自己的表兄马凯卢斯，他死后嫁给屋大维的大将阿格里帕，他死后又嫁给自己的继兄提比略。三段无爱情的政治婚姻让她向陌生人寻求慰藉，成为当时罗马人传言中的荡妇。公元8年，故事重演，大尤利娅的女儿、屋大维的外孙女小尤利娅也因为通奸罪被放逐。她此前和表兄保卢斯结婚，但他因为叛逆罪被杀。

整肃道德是屋大维让罗马人转移注意力、为帝制打掩护的障眼法，但此时这番努力已经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既遭到罗马实权阶层的强力抵制，也被皇室内部的丑闻一再羞辱，正苦于愤怒和沮丧之情无处发泄，奥维德偏偏不识时务，发表了公然鼓励偷情的《爱的艺术》，且书中多有揶揄皇帝政策的语句。在《哀歌集》第二部中，奥维德声称：“相信我，我的品德迥异于我的诗歌，/我的缪斯放纵，生活却纯洁”。如果此言发自内心，那么他之所以写可能忤逆屋大维的《爱的艺术》，是因为他认为艺术是独立自足的，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艺术的“冒犯”只是追求审美效

果的手段，并非真的冒犯；屋大维对他的惩罚则如他在诗中所暗示，是不理解艺术的自治，是缺乏艺术教养的误读。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或许屋大维并非不了解奥维德的诗学观，但他却要确立自己的诗学观：基于道德功用的文学教化观。换言之，文学是维护帝国意识形态的手段，不容艺术家挪作他用。屋大维隐忍了几年，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奥维德事后自己也认为，《爱的艺术》是他被放逐的两个原因之一。但正如奥维德在《哀歌集》第二部中所说，情色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极为普遍，即使在屋大维统治下，剧场也一直表演着充满此类情节的戏剧，其他哀歌体诗人如提布卢斯、普洛佩提乌斯的作品论主题与《爱的艺术》也相去不远，所以这部作品可能并非他被放逐的主要原因，即使是，它也需要一个导火索。

按照《哀歌集》第二部的说法，奥维德被放逐的另一个原因是“错误”，一个他必须永远埋葬、永远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的“错误”，正是这个错误使得屋大维龙颜大怒，决心旧账新账一起算。然而，如果奥维德真想埋葬这个秘密，就不应该在作品里不停地影射它，而且留下了相当多的线索供读者推测。最重要的线索在他的自辩诗（即《哀歌集》第二部）中：“我为何要看见什么？为何让眼睛招是非？/为何如此不小心，撞破这宗罪？/阿克泰昂无意中看见赤裸的狄安娜，/却仍然被自己的猎犬啃成了骨架。/显然，在天神那里，没什么无心之过，/偶然的冒犯也必遭严厉惩戒。”从这几行诗可以看出：（1）他的罪名是“看见”，也即是目击，而非参与。在《哀歌集》第三部第五首里，他也说：“我受罚，是因为无意间目睹一宗罪行，/我有罪，是因为长了一双眼睛。”在接下来的一首诗里，他再次说：“我的眼如何碰巧见证了可怕的灾难，/事关重大，向人透露太危险。/我的心恐惧那个瞬间，如同恐惧/伤口，一提起，便复活当时的痛苦。/任何东西，如果能引发如此的羞耻感，/都应藏好，埋进长夜的黑暗。”有人因为奥维德和小尤利娅在同一年被

放逐，推测两人之间有私情，似乎与此不符。阿克泰昂的典故对事件的性质有所暗示。他因为无意中看见狄安娜沐浴，被女神变成一只鹿，然后被自己的猎犬咬死。奥维德用他做比较，一是想说明自己和他一样是无辜的，二是想透露两件事的相似之处。（2）奥维德看见的是隐私，如同狄安娜的裸体，狄安娜是女神，奥维德在诗中常将屋大维比作朱庇特，由此推断，他看见的应是某位皇室女性成员，场景涉及裸体甚至性行为。（3）奥维德将看见的场景称为“罪”，可以想见应当不是沐浴之类的无涉道德的裸体行为，很可能是通奸行为。（4）事发后屋大维极其震怒，并下了封口令，说明此事很可能严重损害皇室颜面。

结合奥维德的交际圈和当年发生的事情，最大的可能是奥维德无意中发现了小尤利娅与别人偷情，地点可能在奥维德自己的住所。奥维德的第三位妻子闰名叫法比娅，是他好友法比乌斯的亲戚。法比乌斯的妻子玛尔奇娅是小阿提娅的女儿，小阿提娅的姐姐大阿提娅是屋大维的母亲。因此，奥维德的妻子跟皇室女性成员有渊源。奥维德年少成名，在罗马贵族圈中有很高的人气，屋大维的女儿大尤利娅爱好文艺，所以奥维德也经常与皇室成员，尤其是女性成员相交往。在这种情形下，如学者亚历山大猜测，奥维德的住所很可能为这个圈子的人提供了一个舒适、方便也比皇宫安全的聚会场所。或许某天旅游归来，他惊愕地发现，皇帝的外孙女、公主小尤利娅竟然趁自己不在，与自己的某位朋友在床上云雨。

震惊之余，奥维德必须考虑下一步如何做。在《哀歌集》第三部第六首里，他说：“所以我只能说：我的确犯了错，但我未曾 / 因为这个错寻求任何报偿， / 如果想给我的罪恰如其分的名， / 你就应该把它叫作愚蠢。”在《哀歌集》第四部第四首里，他对朋友声称：“即使毁我的这一件，你也会说我无罪， / 如果你得知祸殃的来龙去脉。 / 不是胆

怯就是错误害了我——是错误。”没有寻求“报偿”似乎暗示，他没有去告密。按照《关于遏制通奸之尤利亚法》，通奸不再仅仅是道德事件，而且是法律事件，事关皇室，更是如此，即使仅仅是出于维护皇室尊严的考虑，奥维德也应该在第一时间向屋大维报告。但一贯缺乏政治敏感性（在这个方面他与贺拉斯形成了鲜明对照）的奥维德还有一个性格上的弱点——胆怯。他或许害怕皇帝怀疑自己与此事有关——甚至是自己主动为公主提供了通奸的场所。另一方面，他或许也心存侥幸，以为此事只有自己知道，不会张扬出去。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当消息最终传到皇帝耳朵里的时候，整件事情的性质就完全变了。从屋大维的角度来理解此事，或者奥维德一直知情，甚至是可耻的皮条客，或者他发现秘密后知情不报，故意让皇室出丑。联系到奥维德在诗歌中的桀骜态度，更可怕的推断是，他有政治目的。此前罗马已经有贵族企图利用大尤利娅的众多婚外关系来控制她，进而左右皇室继承的方向，屋大维对此极为警惕。无论真相如何，对屋大维来说，最安全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奥维德迅速地、永远地离开罗马。

为了低调却高效地驱逐奥维德，屋大维采用了非常规的手段，却被奥维德解读为皇帝的仁慈：“你没用元老院的决议谴责我的行径，/也未派法官宣布放逐的决定；/只以与君威相称的冷峻言辞斥责我，/自己为自己报了仇，适得其所。”《哀歌集》第二部的这段话表明，奥维德完全没有理解皇帝的用意。整件事情牵扯到太多皇室不可告人的秘密，也牵扯到诛心的猜测，实在不宜通过公开的法律或政治途径来张扬，所以皇帝口谕是最便捷的方式。奥维德在政治上的迟钝延续到他的放逐时期。他开始以为，只要向皇帝本人求情，就有可能获得宽赦，并未注意到屋大维执政晚期，大权已经旁落，皇子提比略和皇后利维娅才是实权人物。他尤其没有意识到，皇室中存在两支皇族的激烈争斗。

屋大维一生只有一个孩子，就是女儿大尤利娅，但罗马也一直有传言，他的继子大德鲁苏是他和第三任妻子、皇后利维娅的儿子。因为当时的情境非常蹊跷。第二任妻子生下大尤利娅当天，屋大维就和她离婚了，为的是马上和利维娅结婚，利维娅当时已经怀孕三个月，她也需马上和原来的丈夫尼禄离婚。此时她已经和尼禄有一子，就是提比略，她和屋大维结婚数月后产下了大德鲁苏。大尤利娅的三任丈夫都被屋大维当作皇位继承人来培养，马凯卢斯和阿格里帕已死，提比略自然就是未来的皇帝。然而，无论就能力、人品和声望而言，他都遇到了弟弟大德鲁苏的挑战。大德鲁苏在日耳曼取得了一系列大捷，但公元前9年意外从马上跌落，一个月后去世。他的儿子日耳曼尼库斯同样有英俊的外表、出色的军事才能和崇高的声望，甚至被罗马人视为亚历山大大帝一样的人物。迫于屋大维的压力，提比略将这位侄子过继成了自己的养子，但心里一直惧怕和仇视他，担心他夺走自己的亲生儿子小德鲁苏的皇位继承权。

屋大维去世前的几年，罗马权贵在提比略分支和大德鲁苏分支之间开始选边站队。不幸的是，奥维德站在了大德鲁苏的儿子日耳曼尼库斯一边，而他的大多数朋友都选择了提比略。所以，他们都有意冷落他，与他拉开了距离。他在诗中不合时宜地极力赞美日耳曼尼库斯，让他的风头盖过了皇储提比略。当屋大维对奥维德的怒气渐消，这位皇帝却突然宾天，留下奥维德面对充满敌意的利维娅母子。甚至当提比略继任皇位之后，奥维德还在诗中宣称，希望日耳曼尼库斯未来执掌江山。他或许以为，既然日耳曼尼库斯已经被提比略收养，他和小德鲁苏就该公平竞争，而他显然比后者优秀，哪里知道提比略心里早做了选择。当奥维德开始创作第四部《黑海书简》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深深地得罪了皇帝，绝无返回罗马的可能了。

## 放逐时期的诗歌

如果说屈原的《离骚》开辟了中国的流放诗传统，那么开辟西方流放诗传统的就是奥维德的《哀歌集》《黑海书简》和《伊比斯》。这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次成系列的以流放生活为题材的诗歌作品，它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早在古罗马的白银时代就体现出来。奥维德被放逐之后不到四十年，古罗马白银文学的代表人物塞涅卡也被放逐到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科西嘉岛，相似的经历促使他写出了明显呼应奥维德黑海诗歌的作品。到了中世纪，诗人们也反复与流放的奥维德发生共鸣，例如莫杜因（Modoin）在820年的诗中就提到“忍受了长久痛苦的奥维德”，11世纪的鲍德利（Baudri）在自己的书信体诗作里想象与流放的奥维德通信。但丁虽然把维吉尔视为自己的第一典范，但政治流亡者的身份也让他与奥维德发生了联系，《神曲》的结构上受惠于《变形记》甚多，其中一些主题却与奥维德的流放诗歌有关。在薄伽丘看来，但丁和奥维德的一生都可概括为爱、变形和放逐。文艺复兴以来的诗人中，受到奥维德流放诗歌影响的更多。弥尔顿被称为“流放诗人”，流放也是《失乐园》的核心主题之一，除了《变形记》，奥维德的黑海诗歌也是它的重要来源。20世纪的曼德尔施塔姆、布罗茨基等大诗人也明显将自己视为奥维德流放诗歌的继承人。流放意味着远离文化中心，意味着中心与边缘的对峙、忠诚与背叛的对峙，也经常意味着文明与野蛮的对峙，它迫使诗人重新思考自己在世界上和文学史上的位置。在这方面，奥维德的流放诗歌尤其具有原型意义。

屋大维为《爱的艺术》的作者精心选择了一处放逐地——托密斯。这里曾经是古希腊的米利都人的殖民地，到奥维德的时代，这些希腊移民的后代已经说一种混杂了盖塔语和希腊语的方言，这里几乎没有文化



可言，时时面临多个游牧部落的入侵，如奥维德对屋大维所说，“这里是意大利法律所及的最远边疆，/ 勉强附着在你的帝国肌体上。”这位对罗马帝国的军国主义不以为然、将战争仅仅当作风流韵事的比喻、一贯逃避军事训练的诗人，在危机四伏的边境地带，却要体验真正的军人生活（《哀歌集》第四部第一首）：“如今我老了，却腰间佩剑，左手持盾，/ 还用铜盔罩着我花白的头顶。/ 因为瞭望塔的卫兵一发出袭击的讯号，/ 我颤抖的手就赶紧将甲冑穿好。/ 敌人拿着弓，挎着浸毒的箭，骑着 / 快马，狰狞地扫视我们的城垛。”这位醉心于上流社会文化气息的生活赏鉴者被扔进了一个好战粗人聚居的穷乡僻壤；这位整日游戏语言的艺术家的突然失去了用语言和周遭世界交流的能力；这位罗马首屈一指的诗人成了被众人讪笑、无力回嘴的野蛮人；这位古希腊神话的汇编者到了一个神话都失去意义的地方……

在奥维德眼里，托密斯不仅没有文化，而且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罗马人习惯的自然元素——葡萄、苹果、橄榄、树林、清泉……——这里都没有。这里没有绿树，只有苦艾，这里的鸟声音沙哑，这里的水苦涩混浊，这里的冬天漫长寒冷。奥维德一再向我们描绘冰冷的星空、常年不化的积雪、结冰的多瑙河和黑海。在这样的地方，他的健康自然恶化，他抱怨浑身的病痛，抱怨肢体的衰颓，毫无食欲，失眠，精神恍惚……这里的居民与文明绝缘，以强力取代法律。然而，最可怕的是战争威胁，游牧部落随时可能发动突袭，脆弱的城防不堪一击。奥维德一再请求罗马的皇族，不要在剥夺他故土的同时，一并剥夺了和平，不要让流着拉丁血的他沦为蛮族的俘虏。奥维德成功地渲染了一个蛮荒的异域世界，将自己的苦痛经历变成了一种神话，让放逐生活成了一种精神状态的象征。

事实上，托密斯或者今日的康斯坦察绝非极北之地，它的纬度和罗马相差无几，一千八百年后流放这里的普希金便觉得这里相对莫斯科是